

所有心存贪念的人们别忘了，这世界上还有诅咒



王强 叶风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魂断楼兰

23集惊悚悬念同名电视剧
正在全国热播



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



207204817

I247.5

W312



王强 叶风 著

魂断楼兰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72043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魂断楼兰/王强,林风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4.4

ISBN 7-5399-2024-6

I. 魂... II. ①王...②林... III. 侦探小说-中国-
当代 IV. I26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10533 号

书 名 魂断楼兰

著 者 王 强 林 风

责任编辑 陈敏莉

责任校对 谷 天

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

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

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 × 1168 米 1/32

印 张 12.62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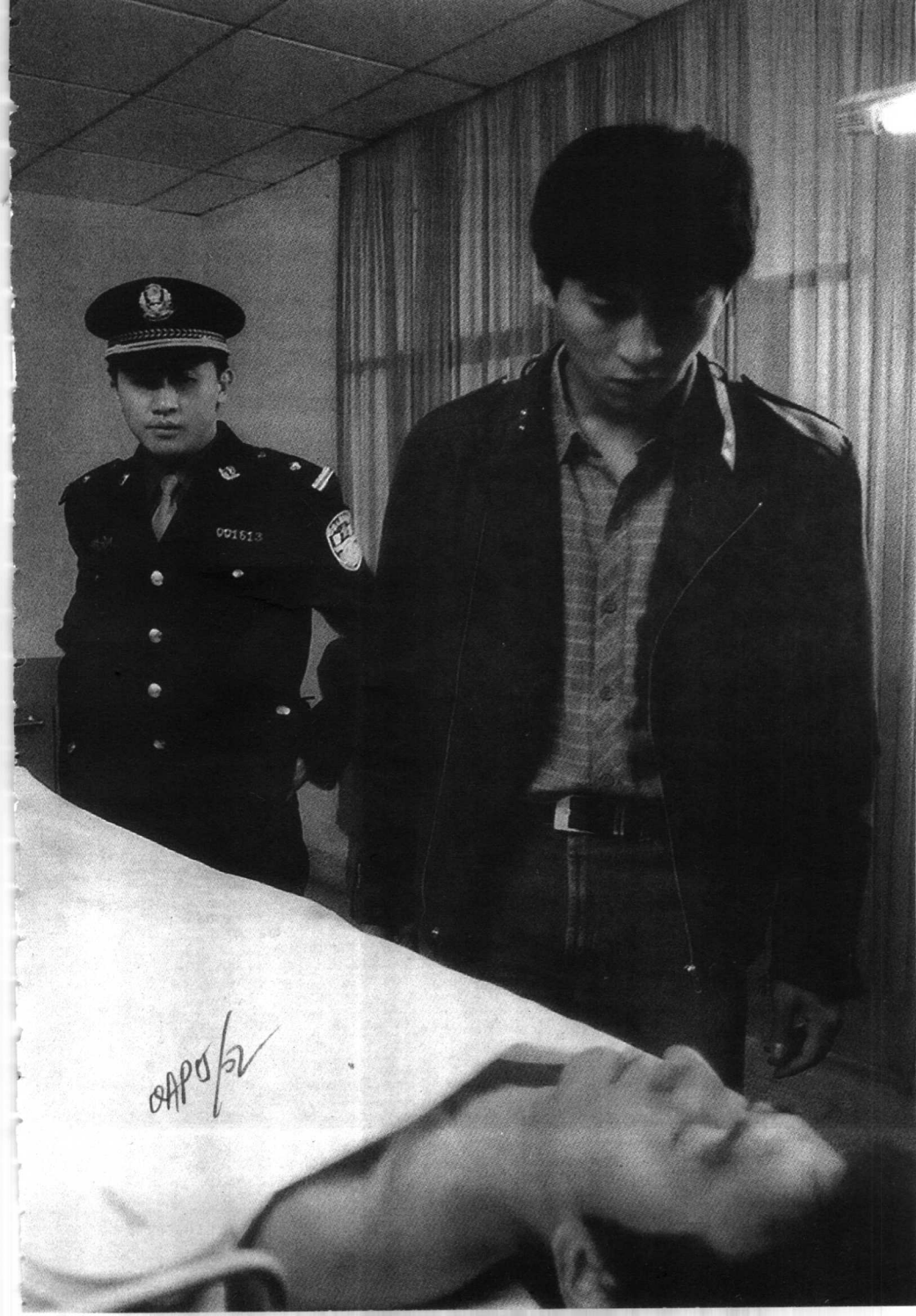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 28 万

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,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7-5399-2024-6/I·1910

定 价 23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第一章

叶萧一眼看见江河的脸，浑身一震，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惊骇，这张脸怎么这么熟悉啊？

第一章

1

眼看一场暴雨将至，云越压越低，天气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，闪电像一条银蛇从夜空中划过。一个黑影打开考古研究所的铁门，那里传出一声轻微而刺耳的铁门声。黑影悄悄进入考古所，穿过弯弯曲曲的走廊，来到一个双重锁锁着的库房前，掏出钥匙打开了门，又小心翼翼地关好，往里走。

与此同时，考古所院子的宿舍里走出一个人，是研究员张开，他单身一人，平时就住所里。他好像听见有动静，也来到考古所大门口，用手电照了照大门，发现大门紧锁着，摇摇头。沉闷的雷声响起，张开抬头看看天，心里一寒，他不放心，仔细检查着门锁，不留心钥匙落下地，连忙用手电筒找，偏偏电池接触不良，手电一会亮一会不亮。

黑影悄悄走进屋子，这是一个堆放各种文物标本的库房。黑影走过一具骷髅边时停了下来，骷髅的眼睛上的两个大黑洞直直地望着他。黑影移开骷髅，移开一排堆物架，那后面有一扇门。黑



影总觉得有动静，四下查看，一只黑猫在高处瞪着幽亮的眼睛盯着黑影，见黑影向它搜寻过来，喵喵轻叫两声，跳下高架，悄无声息地消失了。黑影确定安全后，转身迅速按动门边的密码，门缓缓打开，他进入密室。

黑影打开灯，日光灯接触不好，冷峻惨白的灯光在密室里一闪一闪，照出黑影是一个身穿黑衣的青年人。只见他熟练地按动按钮，一具罩着玻璃护罩的铁床移出，黑衣人又按动按钮，玻璃罩退开，出现了一具盖着西域特色织物的女尸。床头标牌写着：千尸5号，距今约1600年，出土地点：罗布泊楼兰遗址，出土时间：2003年。

黑衣人戴上橡胶手套，打开女尸头旁的工作灯，女尸脸上饰纹复杂的金色面具，射出夺目的华彩。黑衣人凝神注视，他的面目也被灯光照亮，这是一个年轻的男子，眉目清秀，戴着眼镜，他叫江河。

江河似乎又听见了动静，狐疑地四下巡视，什么也没发现，他感到周身燥热，解开衣领，做了个深呼吸，擦了擦汗。也许是常年野外考古工作的习惯，江河愿意将茶水灌进一只大水袋中，此时他正像一个沙漠中的旅行者一般，似乎感受到了沙漠的酷热与干涸，江河抓起水袋，狠狠将水灌进口中。

清凉水平息了他胸中的干火，他定了定神，上前缓缓掀开金色面具。

空中似乎传来一个哀怨的声音，若隐若现的，像是女子的叹息，仿佛是来阻止他行动的。他心里一阵惊恐，停下手来细听，又什么都没有了。他果断地掀开面具……

金色的面具下，女尸的眼睛突然睁开，同时，耳边响起一个尖利的长音。江河受了惊吓，退后几步，定神再看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只是自己的幻觉。他摇了摇头，拿起放大镜，靠上前去。放大镜顺着女尸的身体移动，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的图案。尖利的长音再

度响起。

江河走到隔壁房间，打开电脑，从监视屏幕上观看密室情况。他倒回录像机里的带子，从头开始放。起先都正常，突然不对了，他惊恐地睁大了眼睛，只见屏幕里的女尸缓缓坐起，面具上的眼睛居然又睁开了，额头上多了一个神秘图案的头饰，正闪闪发光。

江河慌乱地关掉录像机，监控室的日光灯不知为何跳了几下，突然灭了，江河惊恐不定，发出粗粗的喘息声。难道女尸真会复活？他不甘心，重新启动录像机。画面中的女尸依旧缓缓移动着，好像径直向他走过来……江河惊叫着关掉录像机，拔掉电源。这时，日光灯管闪烁了几下，又自己亮了起来……

一切是那么神秘、恐怖，一个声音在心里说，离开吧，现在还来得及。但他觊觎了这么长时间，就这么放弃了吗？江河重新回到密室。

他小心翼翼地把放大镜凑近女尸额头，放大镜中再次出现神秘图案。他手一抖，放大镜落地，发出清脆的碎裂声。江河惊恐万状，头上不停地冒出冷汗。

江河又一次咕咚咕咚地喝水，放下水囊，用工作灯对准女尸，惨白的光柱下，女尸的脸变形了，江河连忙转开灯柱，灯柱停留处，女尸的一只指甲长长的手从白布下伸出。

江河再也受不了，他放开灯，拔腿就跑，一头撞在密室门上，回过头来，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，恐惧地望着女尸，心脏咚咚地跳出声来。

女尸静静地躺着。

江河又戴上眼镜，不安地抬起头，看见隐蔽处有个探头，连忙向密室旁的机房跑去。等他跌跌爬爬地跑出库房时，他眼镜的一只镜片已经摔碎了。在碎裂的镜片上又出现了那个神秘图案。难道它跟定他了？闪电划亮走道上的窗子，电光中神秘图案频频闪现。

江河的眼睛开始虚迷，他惊慌地四处躲避，可是四处都有那个图案，它们团团围着他，像一群恶魔一样在跳舞，他没命地跑起来，听见自己的心跳声非常夸张地咚咚响着，四周的景象也变成幻景那样地晃动起来。

张开在考古所的院子里徘徊，他有点心神不定，总觉得有动静，打着手电往楼里照了照。起风了，树影婆娑，风卷落叶，张开不禁打了一个寒战，裹紧衣服，打着忽明忽暗的手电筒走进考古所小楼。闪电一道接着一道，当闪电亮起时，院子里一片惨白，闪电过去，又归入黑暗。张开把手电光打在库房的门锁上，身后突然出现一声响动，他回过身，向响动方向照，偏偏电筒不亮了，连忙扭了几下电筒，等电筒又亮了再照过去，却什么也没有了。

下雨了，张开走回屋里，四周是一片哗哗的响声。他好像又在雨声中听见了什么。总觉得今晚有些异样。他推开门，向考古所小楼抬头望去，楼里传出咚咚的脚步声，他想是谁在里面呢，这时一阵雷声响起，把其它声音都淹没了。

一会，张开听到有人敲窗子，他回过身，手电的光射过去，正照在窗台上一只野猫的脸上，猫的眼睛似乎发射着寒光，在电筒的光柱下盯着张开看了一会，逃开了。

门外似乎又听见脚步声！

在考古所的办公室里，江河坐在办公桌前，深深吸了一口烟，强行镇定着自己。雨下得很急，像一条条鞭子，抽打在窗玻璃上。他收回目光，无意中扫到桌上的照片，这是一张江河和同事许安多、林子素、张开、文好古在楼兰古墓考察现场的合影。

江河拿着烟的手突然颤抖起来。幻觉重新出现了，照片开始变形，照片上另外四个人一个个敛起笑容，手指向江河。江河惶恐不安，无助地四顾，一阵风沙卷过，所有人都消失了，神秘图案渐渐

出现了，图案越来越大，向江河逼过来。

雨越下越密了，一道闪电把他的半个身子照亮，紧接着就是一声惊天动地的炸雷。江河目光呆滞地望着窗外，身后桌上的电话铃突然响起来，江河一惊，欲起身接电话，才发现身体已经不太听使唤了，他痛苦地挣扎着，移动着靠近电话，刚要接，电话铃断了，另一个桌上的电话铃又响起，江河又转向另一个电话，铃声又断了，江河捂着胸口，似乎不把这颗心按住，它就要从胸腔里跳出来，他的另一只手指向空中，像要揭露冥冥中的一个可怕的秘密。

江河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又响起，他强撑着回到办公桌前，刚拿起电话，铃声就断了，江河一头栽倒在地，电话从手中滑落，在半空中悠悠地荡着。

身后又一个电话响起。

就在大雨洗濯这个城市的时候，在一所公寓房子里，女演员白碧正和她的几个同事在家里排戏。墙上挂着一张新婚照，一个美貌的女子幸福地偎依在男的身上。男的就是江河，女的是白碧。

白碧穿戴着一套古代西域公主的服饰从镜前转过身来，手持一把匕首，美目怒睁：“你们，残暴的、贪婪的、绝情的、所有违背誓言的人，我用我的血诅咒你们。”说着，把匕首插进胸膛，缓缓倒地。

导演胡周鼓起了掌：“太好了，白碧，你穿上这套新设计的行头，整个就是楼兰公主复生。”

白碧的同事，女演员萧瑟看着白碧，眼神里透出一种复杂的情绪：“真的，简直是太漂亮了……”

白碧不免有些得意，却忽然想起似的：“导演，我们这次的戏不会排了一半又停了吧？”

胡周把握十足地说：“这次一定不会再出那种尴尬的事了。”

萧瑟撇撇嘴：“我们这次可是拉了赞助的，公演时电视台还要来现场直播呢……”

敲门声突然响起。白碧过去开了门,门外站着两个人,一个是高大帅气的小伙子,怀里抱着大包小包用品。另一个是学究式的半老头,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好古。

白碧把小伙子让进来,打开里屋的灯,指示他:“放这里吧。”

“遵命了。”帅气的小伙子把怀里的新婚用品全堆在床上,就用手抹头上的水,“你看看,我情愿自己被雨淋,也不让你的东西淋湿。”

文好古跟了进来,用颇为奇怪的眼神看着白碧。

白碧冲着他说:“怎么了,文爸?”文好古晃晃脑袋:“这是什么古里古怪的婚纱,你们年轻人的打扮我这个老古董越来越看不懂了。”

萧瑟笑了起来:“这哪是什么婚纱呀?是我们新排练的话剧的戏装,白碧演一个楼兰古国的公主,我演一个楼兰美女。戏就是我们胡导写的。”

文好古转向胡周,胡周连忙递上名片:“鄙姓胡。”

文好古看着名片:“哦,胡……导演同志啊,您是白碧他们的领导,我们白碧从小娇惯,没吃过什么苦,可能啊,还有那么点小脾气……胡导演要多多照顾呀。”说着也递上了自己的名片。

胡周接过名片:“原来是文所长,久仰,就叫我小胡好了。”

大个子小伙子阴阳怪气地插嘴:“有意思……做编剧导演的姓胡,那不成了胡编胡导了吗?”说着将一包东西交到胡周手上:“帮忙拿一下。”

白碧忙介绍:“这位是考古所的骑士,大帅哥许安多。”

胡周有些尴尬,放下东西,掏出香烟递上。

许安多接过香烟夹在耳朵上,待胡周正要点燃时突然说:“胡——导,不好意思,白碧身体一直不太好,咱们能不害人就不害人吧。”

胡周已经点着了火,不知所措……

许安多依然不依不饶：“胡导去过古楼兰遗址吗？那里可没什么楼兰美女，运气好的话，也许能在古墓里找着个千年女尸什么的。”

文好古责怪地：“小许，怎么又不看场合乱说话了。”转身对胡周说：“你别介意，这是我们考古所的异类，他是和你开玩笑呢。”

胡周借机下台：“好好……异类好，有个性……哈哈……”

许安多转向白碧：“哎，我说江河那小子呢，也不来帮帮忙，还想不想当新郎了？”

白碧眼睛里掠过一丝阴影：“从你们这次新疆考古回来，他好像特别忙。”

许安多：“不就是弄个学术报告嘛？！再忙也不能不管结婚的事吧。”

文好古插话：“这可不是一般的学术报告啊，这次考古年会我们申请了三年了，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把海内外的专家召集来，而且确立了楼兰文化这个考古界热门的研讨主题，这不仅对我们所至关重要，对全市乃至全省发展文化产业振兴地方经济也是……”

许安多打断他：“所长！又做报告了吧。要不这样，学术研究这么重要的事你就交给江河，像结婚这种小事就交给我办得了……”

文好古听不下去了，严厉地说：“胡说！越说越不像话！”他转向白碧，略有不安地说：“最近所里是忙些，主要是在准备这个楼兰文化的国际研讨会，这也是你爸爸的生前愿望啊。唉，他要是能活到今天该多高兴呀。”

这句话似乎勾起了白碧的无限心事，她垂下头无语。

萧瑟发觉气氛不太对，连忙打岔：“文所长，我们这个戏讲的就是古楼兰的故事，绝对是大制作，公演时，能请您和研讨会的代表来捧个场吗？”

文好古也趁机转弯：“好好，我们这次会议经费还比较充足，我

回去跟林主任说说,就支持一下话剧艺术吧。”他没有忘记他的干女儿,又转向白碧:“对了,你们的戏要是真的不错,我也可以跟组委会提个建议,把你们这个戏定为开幕演出剧目。你说好不好啊,白碧?”

白碧撒娇似地说:“文爸对我最好了。”

这时,墙上的钟敲响 11 点。

2

鲜艳的阳光从窗子里照进来,围着江河的遗体站着好些公安人员,闪光灯频频闪动。侦察员方新认真地把破碎的眼镜、电话、烟头、手套等物证封进塑料袋,然后拿起桌上一个倒扣着的像框,那张 5 人合影照片却不见了,像框里是一张沙漠风光的底图。

方新对水袋似乎特别感兴趣,将袋中的液体倒进一个小瓶中,再将水袋用塑料袋装好……周围几个技术人员在收集指纹和脚印。

门口许多考古所的工作人员探头围观。

办公室外走廊上,围观的人在议论纷纷。在人群后的窗台上,坐着一个年轻人,他穿一件咖啡色的皮茄克,轮廓分明的脸上透出一股英气。他饶有兴趣地听着众人的议论。

“听说是夜里的事……”

“本来就传说闹鬼,这下好了……”

“什么闹鬼啊?”

“你真不知道还是装啊?”

“可惜啊,就快结婚了……小伙子挺精神的。”

“肯定有病，现在这病也邪门，不发的时候好好的，一发就没救，呵，上个月，我姐姐她们家楼下……”

叶萧淡淡一笑，就这时，他的手机响起，他拿起手机，就听见方新急切的声音：“叶萧，你还不紧不慢的？！快来吧，真是见鬼了。”

叶萧打断他：“嚷什么？我早来了，就在门外。”

“什么？”方新拿着手机从办公室里出来，看见叶萧就喊了起来：“喂，这边这边……大家让一让……”

围观的人一起回过头来，脸上现出惊异的表情，好像叶萧是个怪人似的，纷纷给他让路。

文好古与林子素匆匆跑来，林子素问：“哪位是负责的警官？我们文所长来了。”叶萧转过身来。

文好古和林子素愣住了，看他们的神情好像他们大白天里碰见了鬼。文好古不知是对林子素说，还是自言自语：“这怎么可能呢？”叶萧觉得有点莫名其妙。

一行人来到办公室。林子素开始介绍情况：“死者叫江河，是我们所的业务骨干，古生物研究的硕士，年轻有为，最近就要结婚了，昨天还好好的，唉，可惜啊。”

叶萧打断了林子素的感叹：“是谁先发现的？什么时候？”

林子素看了他一眼，抑制着内心的惊骇，说：“哦，是我和所里的张开。我到所里时大概是7点半左右，叫上张开一起到各个办公室发医保统计表，路过江河的办公室，看见门开着，江河倒在地上，赶忙进去，人已经没气了。我就赶紧给文所长打电话……”

叶萧接着问：“之后还有什么人进入现场吗？”

林子素忙说：“没有没有，出了杀人案，保护现场是最重要的，这点我知道。”

叶萧道：“林主任认为这是一起杀人案？”

林子素说：“我也是瞎猜，不然，好好的人怎么跑到办公室来死呢？我刚才还和文所长议论这事呢。”

文好古皱起眉头。林子素马上识相地点头：“我还要去安排些办公室的工作，叶警官有什么需要我效力的，直接到办公室找我，不要客气。文所长，还有什么指示吗？”

文好古冲林子素摆了摆手，望着林子素离开办公室，转过身来：“叶警官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”接着他说出了他的顾虑，他说最近可以算是他们所的特殊时期，下个月就要召开一个古楼兰文化的国际研讨会，这是考古界的一件大事，国内外的许多专家都会来，省市领导都很重视，把它作为今年最重要的文化交流工作，所以他希望……说到这里停了下来，只用眼光来看林萧。

叶萧是何等机警的人物，马上接话：“文所长是怕这件事干扰了所里的工作？这不用担心。”

文好古连忙点点头，称赞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敏捷。

“通知江河的家属了吗？”

文好古叹口气说：“他父母都在农村，还没来得及通知。他还有个未婚妻，在话剧团工作，是我们所已经去世的白所长的女儿，昨晚我还在她家帮她准备婚事呢。哎，我这个做干爸爸的，真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好。”

叶萧看着他说：“文所长觉得为难的话，我们帮你通知吧。”这时他心里的疑团更加大了，他向门外走去时心里想，考古所的人看我的神情好像都不太对。

叶萧离开考古所，就遇上他的助手方新，两人沿着走廊向解剖室走去。方新话里有话地提醒叶萧：“看尸体要有思想准备啊。”

叶萧不在意地说：“什么意思？你以为我是见习生，第一次看解剖啊？”说着推开解剖室的门。江河的尸体躺在解剖台上。

叶萧一眼看见江河的脸，浑身一震，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惊骇，这张脸怎么这么熟悉啊？等到稍一镇定，差点要大叫起来：江河的脸长得和自己太像了！像得令人失控，像得令人几乎要骇然失去记忆，忘了自己是谁！

法医正拿起解剖刀准备动手，恍惚中，叶萧感觉解剖刀正向自己脸上伸过来，情不自禁地大喊一声：“住手！”

法医嘴角露出轻蔑的笑意，手并没有停下来：“不会是第一次看解剖吧。”可等他回过头来，却愣住了，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反复比较叶萧和躺在解剖床上的江河：“天那，太像了，怎么你们是……”

叶萧摇摇头，走近江河尸体旁，仔细地看。

法医在旁边解释着：“没有任何外伤，如果我估计得不错的话，应该是心脏的急性病变导致死亡。”

叶萧问：“你是说，没任何他杀的嫌疑？”

法医说：“还没有解剖呢，只是根据经验。你是刑侦队的吧？”

方新在一边介绍：“这是我们的队副叶萧。”

法医笑着点头：“听说过，好像被人传得蛮神的。刑警嘛，总以为自己看到的每个死人都是谋杀，其实这个世界上正常死亡的人数远远多于非正常死亡的。”

叶萧觉得这个法医有点自负，便不看，低着头问：“他身上就没发现任何异常？”

法医说：“哦，背后有个图案，蛮奇怪的。要不要看看？”

法医把尸体翻了过来，当叶萧看到他背后一个神秘、离奇的图案时，心中一悚，觉得这图案充满了鬼气。他想，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，死者的脸和他如此相像，莫非冥冥之中有某种契合，而他注定要卷入一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生命历练之中？

回到办公室，叶萧对着窗户，反反复复看着死者后背的照片，上面的神秘图案十分清晰。难道，这是死亡的一种注释？

方新念验尸报告的声音机械而刻板：“根据解剖报告，死亡原因：心脏麻痹，即冠状动脉阻塞引起的心肌梗死。死亡时间：约 12 至 15 小时，即昨晚 11 点到今天凌晨 2 点左右。未发现其它异常。结论：基本上可以排除他杀与自杀性质的意外死亡。喂，你能不能

放下那尸体的照片？翻来覆去的，有什么好看的？”

叶萧回过头来：“可我总觉得，这里边有问题。”

方新有些夸张地说：“有问题？唉！特遗憾……特可惜啊！”

叶萧沉思着自言自语：“是啊……”突然醒悟过来：“哎，你小子不是在损我吧？”上前欲打方新。方新连忙招架：“怎么这都被你看出来了……哎哟……好了好了……我服了，我投降！”

“你看你，什么时候能有个正形？！警察形象全让你毁了。”

方新带点讥讽说：“叶大神探，说句你不爱听的，就凭这份解剖报告，是根本不可能立案了。当然，根据心理学呢，一个刑警，特别是一个酷爱穿皮夹克的刑警……别别，我说正事……当然恨不得自己经手的都应该都是大案要案，可偏偏接手的这个考古所案子这么简单就解决了，特遗憾是吧？我可巴不得每个案子都这么简单，我们该省多少事，少死多少脑细胞呀。”

叶萧不动声色：“我们不是还从现场带回不少物证吗？拜托，再帮我好好查查，看有什么发现。”

方新有点惊讶：“你还真是铁了心了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因为那个死者长得像你？有心理障碍了？根据心理学……”

叶萧不客气地打断他：“哪来那么多的这个学那个学，贫不贫呀你。”嘴上这么说，心情却不同。死者同自己这么相像，要说心理上一点影响也没有那是不可能的。他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失态，随手把警帽扣在方脸上。

在剧场的舞台上，话剧《魂断楼兰》正在排练。白碧站在舞台中央，声情并茂地表演，她完全进入了状态，觉得自己的灵魂已从躯壳里飞出，在楼兰古城中飞翔：“夜色朦胧，万物入眠，伟大的楼兰城也在睡梦中沉醉了。只有花园里的玫瑰，静静地吐露着芬芳，只有我，楼兰的公主，静静地等待着我的太阳，啊，于阗王子，在抗击强大的柔然人入侵的战斗中，你是沙漠里最神奇的勇士，在所有